



教學辭

上

陽



信 13
2224
1-3

文政戊子新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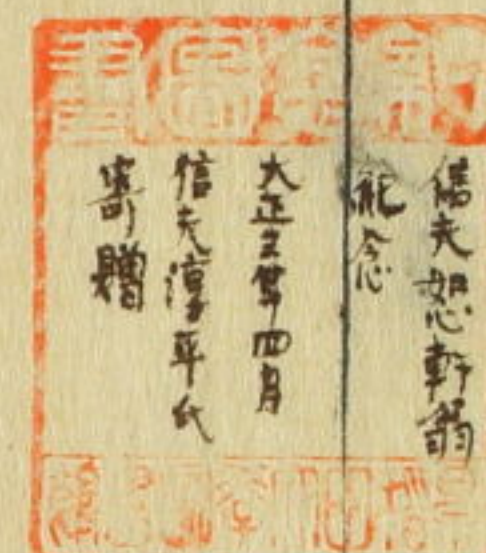
它山先生著

千里必究

教學辯

全三冊

江戸



猶畏精舍藏梓

教學辯

姬路史氏 江戸 唐 公愷 鴻佐

古稱教惟學半。學而後知不足。不肖何敢以教自居。余皓首猶學者也。竊慨世之教者。不得其方。使學者沮格不勸。或委靡甘墜下流。中夜思之。鬱勃不已。因不自量。取諸臆。覩縷為言。顏曰教學辯。二事固相通。不復割別。間見錯出。使讀者自得。亦未肯云公之世。播以請評。隲已。丁亥仲春。教學之道。業叙於庖犧神農之古。備乎陶唐虞夏之世。大成于周公孔子矣。曾子子思孟子。受而奉之。間有發揮。荀況董仲舒楊雄以下。雖驂駁弗一。後之奉教學者。

江戸

教學辯

莫不持循而稽據焉。東京之時。學者甚盛。門戶始爭。魏晉六朝。佛氏大行。斯道堙晦。至昌黎韓公出。其論庶乎粹然。是程朱之所以許可邪。

天地剖判。乃有人民焉。有人民。則賢明者為上治下焉。君而師也。昏暗者為下事上焉。民而臣也。是自然之勢也。所謂日月清明。而繫乎上。山河重濁。而麗乎下。可以觀矣。書曰。天降下民。為之君。為之師。大戴荀子並云。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邾文公曰。天生民而樹之君。利之也。君而談師。古之言如此。

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結繩以佃以漁。神農氏作。斲木

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下繫辭之言也。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虫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號曰燧人氏。韓非言之。是阜財以利用。厚生以養民。其教已叙于此。虞書大禹謨。文公七年左傳可攷。

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聰明為之元后。豈弟與聰明。非文質相談。不充此稱。所謂元后為民父母。是皇極敷言。則君臨下民。身為衆先者。是教化之責所在也。徒垂衣裳。享玉食。不足以為治也。故天子元子。諸侯太子。幼而入學者。蓋躬先熟學術。而後將教之億兆也。豈可忽諸。古

之帝王必立大學小學尚書大傳詳之王太子王子群
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
學。年數有異同。○大戴保傳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學
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入大學。學經術。學之
為言。覺也。悟所不知也。○按曲禮內則。乃似十年而入
小學。年數如此。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
焉。踐大義焉。大傳本文又云。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
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年數殊異。蓋庶
子固與嫡
長不同。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叙。節所謂小大學知
君臣之儀。上下之位。大義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
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
文。立大傳少傳。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傳
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傳奉世子。以觀大傳之德
行。而審喻之。大傳在前。少傳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
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
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
周有師保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
也。文王世子之言也。語云。恭而無禮則蕙。敬而無禮則
勞。樂德以教胄子。中和祗庸孝友。苟無禮樂以陶冶性
情。不得有溫潤文雅之氣象焉。後世攝心攻意之說盛。
人君之學。與庶人不殊。不見其澤之所及。可嘆也。禮樂
殘缺
何由陶融性情。曰。浸潤於經籍之
圃。優游不迫。尊其師。親其友。足矣。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

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曲禮也。子生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學幼儀。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據白虎通。成童十歲也。或此字脫。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惇行孝悌。博學而不教。三十而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四字亦見荀子。大畧。孫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敦慮。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內則也。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復學干戈。或誦或弦。發揚武毅之事。故教之陽氣旺盛之日也。秋冬學羽籥。又學禮讀書。脩文肅治之道。故教之陰氣凝結之日也。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聖人之教人。亦循氣節。

順資性。不專事矯揉也。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世子齒於學之謂也。國人觀世子之在學。曰。將君於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又曰。將君而齒讓者。有君故也。長長故也。乃知君臣之道。長幼之節矣。所謂三善是也。

學書計。少年小學之務也。學射御。學禮。學干戈。學羽籥。及博學遯友。乃成童十五以上。大學之務也。以道藝授人曰教。就人受道。藝曰學。學固有教義。不必為異音。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

焉。命有道德者教焉。樂德以教國子。公卿大夫子弟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興者。所謂興於詩之興。道者。道說古義。言者。所謂詩言志。自賦也。語者。與入晤言。所謂專對之類。諷誦者。永言朗讀也。周官言之。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四術以造士。造者成就人材也。春秋教以禮樂。冬復教以詩書。又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戴記並言之。註家謂春秋禮樂冬復亦弦誦。互言之也。雖然古書異同。不止此一事。如前論小學年數矣。如誦弦屬陽。禮書屬陰。似有理。何必互文見之。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即州有序。國都有學。比年

入學。

每歲有八學之人。

中年考校。

間一年。

一年視離經辨志。三

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學記明之。近者悅。遠者懷之。似語所謂朋自遠方來者。雖然。化民易俗。非斥言度人無祿位者也。亦必學政諸侯國子之事矣。

古者聖人最嚴學政焉。慎教化焉。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命皋陶曰。女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五教即五倫也。又命夔曰。以汝典樂。教胄子。元子以下。至卿大夫之子弟。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

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所謂樂德中和。陶成德性。吟咏上下。以觀心志也。盖司徒之職。廣統衆庶。而典樂之官。專主教天子元士。諸侯大夫。卿大夫子弟也。蒞衆御下者。恭敬未盡。必有溫文。而後可以柔遠服近矣。

司徒之職。舜始躬任之。虞史讚舜之言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是也。舜自司徒。宅于百揆。升于帝位。教法漸弛。故又命契振起。更命夔典樂。鼓舞作興之。於是上下之際。學政教化。交孚森列。無復遺事矣。大史克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

兄友弟共。子孝。

是與孟子滕文公篇所言不同。五教宜從孟子說。

內平外成。

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故虞書數舜之功曰。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文公十八年。左氏傳詳之。盖言教法刑政。至舜大備也。

唐虞之際。文學優長。最有才幹者。莫皋陶若焉。典樂之官。皋陶或任之。後以屬之夔也。盖蠻夷猾夏。寇賊鴟張。承洪水猛獸之後。能理此者。必非皋陶不可。故使之爲刑官。以鎮之也。是其才幹之所優也。何以知其文學之出於夔龍諸賢乎。舜之命夔。使樂德陶化。性情者。即皋陶所謂九德也。是非樂德得於身。文學優長乎。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

矣。湯有天下。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書序又稱。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乃禹之成功。似悉出皋陶之謨。畫贊襄也。故虞廷之賢。所任專在皋陶矣。且觀益稷所載。與舜賡歌者。及禹謨所記。五刑以弼五教之言。並其才幹文學。莫出皋陶之右者焉。

舜之巡狩天下也。諸侯朝於方嶽之下。聽命矣。班以典刑。墨劓剕宮太辟之外。又有官刑。贖刑之目。朴作教刑。傳所謂夏山荆楚荆二物。以収其威。激勵不率教者也。學政之嚴。固如此。雖然。夏楚二物。非遽加之。諄復懇諭。至再至三。不聽從。而後懲艾之也。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冠昏喪祭鄉相見也。明七教。

以興民德。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賓客也。齊八政。以防民淫。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糾惡。命鄉簡不帥教者。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所擇吉日習射上功。習鄉鄉飲酒上齒。使彼怠業者。荒德者。觀感以改過徙善也。如此不變。或徙之右鄉左鄉。而仍不變。移之郊。移之遂。郊遂而猶不徙善。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王制之意如此。漢儒所記。必出於古傳。

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入學者九年。將出學。又簡不帥教者。大樂正告之王。王命三公九卿皆入學諭之。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

不舉。屏之遠方。蓋庶人賤者。至四不變。始絕矣。王侯世祿之子。二不變。即屏矣。身尊者。責重也。

宋時有學規。亦糾不率教者。周密曰。學規有五等。輕者。閑暇幾月。不許出入。此前廊所判也。重則前廊閑暇。監中所行也。又重則遷齋。或其人果不肖。則所遷之齋。亦不受。又遷別齋。必須委曲人情。方可直須本齋同舍。力告公堂。方許放還本齋。此則比之徒罪。又重則下自訟齋。則比之黥罪。自宥自處。同舍亦不敢過而問焉。又重則夏楚屏斥。則比之死罪。凡行罰之際。學官穿秉序立。堂上鳴鼓九通。二十齋長。逾並欄幘。各隨東西廊序立。再拜謝恩。罪人亦謝恩。用一新

參集正。宣讀彈文。一集正權司罰。以黑竹篦。量決數下。大門甲頭。以手對衆。將有罪者。就下堂毀裂欄衫。押去。自此不與士齒矣。

朱子白鹿洞揭示跋云。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教人爲學大端。條列揭之。諸君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其戒謹而恐懼者。必嚴於彼矣。其有不然。出於此言所棄。則彼規者。必將

取之固不得而略也。以上夏楚收威。撻以記之。教官之刑古有此矣。宋時亦倣此耳。朱子欲養羞惡之心。長廉耻之風。故屏棄不用。亦孔子所謂德禮以格耻之意云。

天子視學。大昕初明之時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愚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故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矣。蓋慎終始也。允命曰。念終始。典于學。文王世子之意也。亦聖人之慎教化也。

天子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始恩相及矣。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始民不誣矣。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始下不踰矣。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於大傳。大傳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此五義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緝於下矣。大戴學禮。尚書大傳。樂正子對齊宣王之言如此。慎學政。嚴教化。天子自率也。

庠序學校。孟子言之。唯稱夏曰庠。不言唐虞。然其言謂禹平水土。民僉粒食。煖飽無教。則近乎禽獸。乃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則學校之設。必叙於唐虞也。且明堂位謂魯立四代之學。其所藏粢米之處。斯有虞氏之庠也。是夏世學名。襲虞也。漢儒又謂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則虞之時既建學校明矣。

堯之德欽明文思舜即濬哲文明禹則文命敷于四海其討三苗也益贊禹曰惟德動天無用威武於是班師誕敷文德有苗來格禹奠貢賦侯服外五百里爲綏服其內三百里曰揆文教言揆度王畿政法而行之也夫文者何也禮樂之德也禮樂之德者學校之教也夫舜禹之聖其天性也然亦文之以禮樂而後師表於千載焉禮天之經也地之誼也樂以感鬼神舞鳥獸故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易云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宜矣文明二德專以贊堯舜二聖也。

學校之設邇乎虞夏而教誘之萌既在羲軒之古矣前

引繫辭言之且師道之興亦在唐虞之先蒙卦云童蒙求我三才判矣既有此道非師道乎習坎云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麗澤云君子以朋友講習太畜云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則伏羲畫八卦之時隱然既具教學講習之理文王重卦以發之。

虞廷樂以教胄子周官樂德以教國子不先禮而先樂者何也所謂直而溫寬而栗皆陶融性情補偏救枯非樂弗能故孔子以四教必先曰文所雅言必先曰詩又曰興於詩成於樂曰誦詩三百可以達政理使四方而專對曰不學詩無以言曰不爲周南召南猶正牆面而

且稱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人之言。傾寫胸臆。不復阿曲。言者不諱。聞者足戒。斯民三代之直道而行者。人之生也直。故在上之人。樂德以誘進人材。猶天地造化之生育萬物也。事省而功速矣。其在學者。亦諷詠玩味。心性自然。易直子良。而溫柔敦厚之德成矣。其有得於道。不淺鮮矣。故夫子誘後進。疊三乎詩。如此。

呂伯恭曰。舜命典樂。教胄子。以此知五帝三王之學政。皆由樂始。蓋動盪鼓舞。優游浹洽。使自得之。陶冶之功。入人最深。漢太常典樂。兼教胄之任。亦此意。人之生也直。孔子之言也。率性之謂道。子思之言也。然人生之直。未足以為美。必待修為。而後君子矣。故

曰。文之以禮樂。可以為成人矣。而孔子屢稱直者。何也。性之直者。即忠信也。猶甘之受和。白之受采也。忠信正直。可以受教入道矣。所謂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是夫子所以取直也。故宰我欲短裘。自言食稻衣錦之安。子路欲為衛君。謂夫子正名之迂。其不匿庾如此。子貢不受命貨殖。億而屢中。冉求顓臾之答。枉為之辭。皆夫子之所擯。夫明白正直。和盤托出。而後至論妙道。可以進焉。其取狂狷。拒鄉愿。為是故也。箕子洪範三德。一曰正直。平康之世。正直足以為治也。詩亦云。正直是與神之聽之。以穀與之。張籍之於韓文公。師弟也。寄書責其喜博塞為駁雜之說。韓公亦

受之不怒。仍爲有古風矣。

孔子問禮問樂問官。於老聃長弘郊子。亦知萍實。知籟羊。太宰稱其多能。達巷黨人稱其博學。故其教之。必先曰博文。承之以約禮者。操縱之理。示所歸宿。成就才德也。顏子稱夫子諄二然。善誘人。博我以文。如有所立。卓爾。欲罷不能。蓋孔子誘諸子。必以博文者。亦是鼓舞作興。必有使人欲踴躍而出者焉。乃欲罷不能。非以此乎。顏子又問仁。孔子告之以克己復禮。是善誘博聞數年之後。竟拖之造約禮之域也。拘儒僅師弟分定。以攝心攻意嚮之。無復諄二善誘。遽責之四勿。是視凡人高於顏子。豈不謬哉。

放勛曰。勞之來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虞書之逸文也。堯舜大聖。教化黎民。惻怛懇款。以養以誨。其德之光被四表。至海隅蒼生。不啻贊美之言。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所謂其民比屋可封者。未必侈大之說也。詩云。牖民孔易。易云。納約自牖。誘其所欲。啓其所通。乃教誨亦奚難之有。

烏獲。怪力也。使之疾。引牛尾。尾絕。力勳。而牛不動。使豎子。歎椿向之。以肘麾之。牛即來前。順逆勞佚。可以想見已。

聖智之盛。莫過堯舜者。故後世稱才德者。必稽焉。乃似無藉學脩。無須諮謀。試讀尚書。任一職。命一官。必就在

廷諸臣發疇咨之言以擇可者不以明無不燭自居蓋學問之實効在斯是其所以無失舉墜事也子思曰舜其大智乎好問好察邇言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莫非取乎人者是聖人無常師入於澤則問牧童入於水則問漁師詢於芻蕘擇於狂夫欲智之不大得乎後人有窺啟小識訑_二顏色拒人千里遂與糞壤瓦礫同朽可憫也

堯舜必有師友其人不槩見蓋虞廷都兪吁咈益稷夔龍諸賢分則君臣也道則師友也未必別求其人焉余每讀典謨至于其君臣交孚如家人子弟雍睦款密未嘗不廢書而嘆也後世堂階之分甚峻至上下隔屏志

情不通是其所以治日甚少亂日益多也

荀況曰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_{尸佼亦}禹學於西

王國甘羅曰皋索六歲為舜師呂覽曰帝堯師子州子

父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贊漢儒謂帝堯師務成子帝舜

師尹壽_{按是君疇之文缺壞者}禹師國先生_{即西王國}凡_{是皆戰國策}

士騰口便給之言誣妄可知蘭陵雖儒晚學龐雜擇而

不精也但堯學於君疇以下劉更生為子復對哀公之

言其誤甚矣揚子雲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

禹湯文武汲_二不指名其師亦不言堯舜以上其見較

卓矣

淳于恭班固等曰黃帝師力牧帝顓頊師絳圖帝嚳

師赤松子。呂覽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王符引志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蒯葵。孔子師老聃。諸說荒誕。其意欲言師道出於玄古。乃可矣。強爲之。名字。非也。呂客之言。不足謂。而漢儒迂謬可嗤。人君生於深宮。長於婦人之手。及既即位。朝見之外。不復接臣僚。如天如帝。堂階之嚴。不可窺測。其親狎者。奄人刑餘。性慣諂諛。安於阿媚。適聞讜言。受規誨。忌之如雷霆。必掩耳疾走以避之。其意必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瞠乎無知。如新生之犢。世態人情。不

知爲何物。噫。殆哉。故昌平之世。人君必尊師親友。讀書明理。奉教容諫。乃可以光揚前業。不隕墜焉。召公虎曰。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是以事行而不悖。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無知任獨。以蒞之。難矣哉。先王之列諫輔。良有以也。呂覽自知曰。天子立輔弼。設師保。所以舉過也。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慎之軺。所謂兢二業二。一日二日萬幾。不得不如此。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長於婦人。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與懼危也。孔子以爲聖君之問。

也。晉平公飲酒，乃喟然嘆曰：「莫樂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佯為小人，言於側，援琴撞之，咎其失言。平公謝之。君人者，觀二事，可以少省也。

讀書則知古今成敗治亂人情，向背離合，故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益人智，長人才也。唐武宗時，官者仇士良頗專威福，方致仕，教其徒固寵權之術曰：「人主不可使閑，常誘以奢靡侈麗，錮其聰明，無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矣。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介矣。」是蓋吳、張布、愚孫皓之故智，而王黼、童觀亦祖述以佞事宋徽宗，可不畏哉。

教者在上之權也。學者在下之務也。將為衆師，故為君長者，最不可以不學也。生知之聖，雖堯舜文武之盛，亦資於師友，以淑艾焉。九德之說，皋陶為帝舜陳也。皇極敷言，箕子為武王述也。姬公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故民無得譸張為幻惑。我聞在昔成湯受命，有若伊尹、仲虺、太甲，則有若保衡。伊尹事二王。大戊則有若伊陟、臣扈、巫咸、祖乙，則有若巫賢。武丁則有若甘盤。率皆有規誨。故一人有事於四方。若卜筮之無舛差。雖文王之至德，亦非有若虢叔、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而往來侍立，迪誘彛教，或罔其仁，洽浹天下也。無逸君爽之意也。聖主必得良佐賢師，而後學就德修矣。可教令

於衆人也。教者在上之權也。故匹夫有師權者。孟子謂之天爵。猶莊周所謂素王也。苟開門教授者。其可自輕而受人侮也乎。

自侮而受人侮。不可矣。貪賤傲人。挾師道。更不可矣。田子方對魏文侯。其言不可訓也。唯遜抑矜重。可以自守。可以禦侮。彼以其富。吾以我仁義。此意唯曾子可也。且曾子稱之。亦激厲後進。使不隕獲富貴。爲夏畦諂笑也。後世小有學識。恃以爲倨傲不遜。禍正平受黃祖之誅。可鑒戒焉。

長發云。玄王桓撥。契蓋有武毅之德。發之祥也。至湯王征夏。自曰吾甚武。號曰武王。乃殷之建國。剛武爲基。非

文柔也。然必以學爲家法。仲虺誥成湯曰。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成湯服膺此言。成功之後。偃武修文。故頌曰。聖敬日躋。盤銘曰。日新又新。至武丁。始師甘盤。學之後。屈尊貴。遜勞于荒野。爰暨小民居。以通下情。入而即位。又求傳說事之。說之告之曰。王人求多聞。時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道積于厥躬。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殷世之務學修道。此可觀矣。如盤庚之誥。其言疊二。愛民之仁。發見言表。又可見其學之深也。蓋其誥者。小民無知。故以比喻行之曰。若網在綱。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惰農自安。

不瞽作勞。不服田畝。其罔有忝。稷予告汝于難。若觀火。若射之有志。若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適。猶可撲滅。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皆懇惻切到之言。所謂敷心腹腎腸也。孰謂殷盤之難讀邪。

文王囚羑里。重易八卦。爲六十四。易始有言焉。使人避凶。禱就吉。福衰世拯濟之勢也。所謂作易者。其有憂患也。周公又從爲爻辭。孔子繼之作十翼。至韋編三絕。鐵撻三折。猶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竊按。易理深奧。其闡微顯幽。開物成務。纖悉委曲。莫不備者。蓋由人更三聖。世歷三古也。故雖天縱之聖。窮心力智巧。而後始通要之。使人慎舉措。慮終始。教人之旨切。

矣。或謂孔子所雅言。不及易。易唯是當大事。決嫌疑。爲卜筮之用。未嘗以此爲教誨誘導也。其然。豈其然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聖人之仁。能使衆庶依倣損益盈虛之理。踐履無蹉跌也已。未曾不以此爲教也。夫子不言天。不言命。曰。其不信天命可乎。觀此則可知易之不在雅言也。夫伏羲邈矣。文王一演易。周公孔子各述之。是寔爲教學講習。師資相承之漸矣。

論語加我數年。學易之下。接以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可見易理深邃。非人不可訓。詩書乃布帛菽粟。皆可得咀嚙也。論語編者。有意在焉。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穆姜南蒯之吉。即鬼神

之數弄戲侮也。荀卿曰：善為易者，不占。嚴君平為人卜筮，與子弟言，必依於孝順；與人臣言，依於忠節。魏高允亦曰：筮者，宜依附父象，勸以忠孝，並知卜筮之道哉。

樂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故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其言雖確也，亦衰周之言也。戴記方喪心喪及無犯無隱云二之說，全祖此。夏殷盛周，無有師弟門戶之說，教道在上也。先王之制，天子命之教，而後諸侯立學，何況容處士之私相教授邪？

韓文公曰：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亦言道之所管，教法之權漸然下移。

教法之權下移，於是堯舜之道、文武之道，轉為孔子之道矣。權之所在，勢自隨之。孔子門徒三千，不啻夏少康田一成，衆一旅，儼然附庸小國。江黃道柏，已太史公列之世家，不但尊其德然，其形勢狀態固有君長之望矣。孔子微服而過宋，不微服則從者之衆可知。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諸侯。齊王欲以萬鍾充弟子之餼，孔孟為當時所信，故其從御之多，非如庶人匹夫行李蕭然，蓋其身莊重，道亦藉此而尊矣。孔子曰：自

季孫之餽我粟。友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說苑家語。並錄著之。教誘固不得無勢權也。

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乃謂知我罪我。夫唯春秋邪。箕子曰。鯀堙洪水。汨陳五行。堯倫所斁。禹乃嗣興。天錫洪範九疇。堯倫攸叙。衰周之時。倫理滅矣。亂臣賊子也。教法壞矣。欲去告朔之羊也。三家之八佾雍徹也。孔子乃自以維持為任。故曰匡人其如我何。春秋之作。為此故也。後

儒謂夫子託南面之權。其言非無謂也。玄聖素王。本莊周之言。然大史公奉以贊孔子者。蓋孔子之師表於萬世者。有王者之實。而無其名也。所謂素王也。凡有實無名。謂之素。史記富商大賈。多有良田美宅者。稱為素封。是也。有名無實。亦謂之素。詩之素餐素食。是也。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劉向錄之。

唐虞之前。世質民樸。政法唯不過厚民生。不復須規誨。六府斯脩。平律度量。衡足矣。逮堯舜氏作。蠻夷寇賊。四凶三苗。於是不得不敷正德一事。拯濟之。司徒典樂。弼

以五刑。歷夏殷至周作。厚生正德二事。漸然隱晦。武王既克殷。乃偃武修文。思所以化天下淳風俗者。因訪箕子。即謂。我不知。彝倫攸叙。箕子詔曰。禹治洪水。天賜洪範九疇。彝倫所叙。既謂之賜。禹則洪範九疇。實虞夏之成法。而殷世遵用。紂王淫酗肆虐。為天下逋逃主。是彝倫之所復斁也。箕子所陳。周書具存。其言包含宏大。乃正德之教。談利用厚生之道。搜羅不遺。宜矣。為皇極之敷言也。尚書數十千言。禹貢三謨。箕子洪範。是為千萬世經國之大典也。又為千萬世教誨之大法矣。

紂之末。樂師皆逃。耆宿之人亦遯。三仁亦謀所以自靖者。商書微子詳之。史記箕子佯狂。亦焉知非完身

之為道邪。

魯有男子獨居。日暮風雨大摯。有婦人求託之。不肯。因以柳下惠姬後門之女動之。亦不聽。曰。柳下惠乃可也。我則不可。孔子稱。學柳下惠。莫善焉。韓信背水而陣。勝張耳。衆皆疑兵法所無。信謂。是在兵法。顧諸君不察。今學者。能如魯男子學柳下惠。淮陰侯之學兵法。則不患不及古人也。今之善讀書者。趙括之論兵。讀遺書也。善思索者。宋人之守株待兔也。子貢論貧富。知詩。子夏因論詩。知禮。聰明秀出。非後人所髣髴也。

天以孔子為木鐸。東西南北奔走憊困。轍周天下。席不暇煖。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斯乎。故學而不厭。教而不

倦好古敏求。默而識之。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其自任如此。其教目云。以四文行忠信。絕四意必。固我所雅言。詩書執禮。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而不憤則不故。不悱則不發。憤悱學者長進之機也。於是孔子小援之。則跳踴而騰。舉一隅而示之。不以三隅反。則不復。蓋非竟不告。須識力至此也。門人或不達。儘以爲隱秘。不識夫子語默皆教也。溫良恭儉。不言之教也。詩書禮樂。矢口之教也。

聖人之教。要使人如精金美玉而後止矣。未到踴步。仍爲教學胥失。故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而止。半塗而廢也。掘井九仞。未及泉。則棄井者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

功也。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有旨也。大抵教學之道。非健行不息者。不能成已成物。故教而不倦。學而不厭。非孔子不能當之。

蘭陵引孔子曰。如珣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是轉化論語。而語更斬新。

精金美王者。文質均適之謂也。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爲君子儒。文質彬二也。爲小人儒。不過文猶人也。必躬行實履。博聞多識。相須而成。即君子矣。棘子成欲矯文之勝質。故謂。何以文爲。子貢規之曰。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虎豹之文。與犬羊之羣。可同科乎。君子者成德之稱。文質諒脩。彬二均調。是謂精金美玉也。衛人美武公。

詩云有斐君子如磋如琢如金如璧子貢譏孔子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顏子亦曰鑽之彌堅夫子自道曰磨而不磷質也涅而不緇文也皆精金美玉以比況成德君子矣

孔子之於顏淵或終日與之言又曰語之而不惰顏亦曰諄諄善誘而於子夏乃曰我欲無言或云二三子以我爲隱乎蓋諸子賦質固有卑高學之所得淺深有等夫子誘掖果不同已子貢以爲孔子多學而識之者故孔子斥之曰予一以貫之曾子初年亦有此疑其後造詣較深知孔子之聖不在斯故問答之際一唯而明雖然一貫亦從博適約也孔子雖天縱非開眼便悟者必

其篤信好古敏求默識之宋之杞求夏殷之遺禮憾文獻之不足而後有得也故曰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命若夫至聖乃不須真積力久一貫可以得之邪何志學而立進長之級之有後世或以孔曾一貫一唯讀爲授受傳道秘訣之所在而一貫一唯非博文非約禮不可依倣不可持循後儒又非孔子非曾子則可知者唯在忠恕而已矣一句也以忠恕爲易事別求一貫者於是妄猜爲奧妙之說吾所不信夫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是亦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說也孔子擯之曰非賜所及忠恕豈易事也乎

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三人行必有我師從其善改其

不善。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多見識之。擇善從之。述而不作。比我老彭。欲見善人。欲見君子者。欲見有恒者。子夏善讀詩。曰。起予者也。顏子聞夫子之言。聲入心通。即謂。非助我者也。孔子爲萬世教道之宗師。而當時所自求者。就故尋新。于鄉隣。于門人。于故人。是其敏而求之也。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其善莫非取於人者。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大舜孔子。無常師。而莫不學焉。

法語之言。不得不從。而面從背憎。無改悔之道。則雖聖人。未如之何。巽與之言。婉而導之。不得不悅。而聞者宜顧其所假借者何如已。否則不復懲艾自淑。依然舊日庸人也。蓋法語以繩之。巽與以誘之。一正一權。猶經緯相須。以爲布帛焉。教誨之道。己身先熟。而後可以施于人。故曰。可與學。而後可與立。可與立。而後可共適道。適道者。講習切磋也。其唯可權。而後可以教也。可以治也。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天命之謂性。率性者。即道也。不知足而爲履。知不爲簣也。所謂相近也。少成如天性。習慣如自然。習於惡。爲小人矣。慣於善。爲君子矣。君子之與小人。黑白冰炭。所謂相遠也。有教無類。王侯將相。寧有種邪。服善教。染美德。所在爲都。可以王矣。居下流。狎不善。衆惡皆歸。親戚亦叛。天子可以匹夫矣。教誨習慣之可慎也。

晉文公欲使陽處父傳讙也

文公子襄公

而教誨之胥臣

曰。遽篠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云云。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族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文王在母不憂。在傅不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詢於八虞。而咨於二鮒。云云。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何為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遽篠對曰。官師之所材也。云云。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源以迎浦而後大。陽處父之言。蓋謂人有資質之良。而教之所及亦大也。

傳說曰。惟數學半。故孔子以教為學。其哭子路顏淵有

祝我喪我之語。意以二子為足相長也。自稱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但莫如其好學者焉。夫四科十哲。孰非善學者。其稱好者。它人無之。哀公季康子並問弟子之好學者。其所對唯顏子一人。孔子好學自稱。又唯稱之顏子。乃好學者。游夏以下。所不敢當。其故何也。曰也。三月不違仁。其餘諸子。日月偶至。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不以好學稱。豈為此故邪。又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好之甚。樂之者。生用舍行藏。夫子共之。此其所得。在仰鑽瞻忽。憤悱鬱勃之後。融會貫通。無復滯礙。由其好之篤。至安之樂之。視諸子。何啻什

伯濂溪常使學者尋孔顏樂處。伊川文集有顏子所好何學論。當時孔門諸子莫及顏氏者。乃後人驟欲窺其藩籬。不亦僭乎。所好何學。所樂何事。並類覆射。

衛孔圉敏而好學。不耻下問。不耻下問。好學之實也。舜好問。察邇言。亦舜之好學也。好學近智。能資乎衆善。以益己才識。所以爲大智也。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食色性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不以彼奪此。哉。憤忘食。陋巷自安。非好學之實邪。曾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顏淵嘗從事於斯矣。好學之實。可見矣。中庸以顏

子叙舜後。其有旨哉。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矣。是唯以無間斷言。與大舜顏淵孔圉之所稱者。有逕庭矣。韓昌黎曰。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濟其域者也。所謂好者。非勉強操存之謂。如韓子所稱。劉伶之酒。是也。

所師者弗一。所友者亦廣。不然則未足成德達才也。有聖人焉。有善人焉。有成人焉。有君子者焉。有大夫之賢者焉。有士之仁者焉。有有恒者焉。有中行者焉。有狂獫者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聖人也。孔子不得見之。猶就

其典籍以祖述之。憲章之。善人者。不踐古人成迹。自我
成古。亦孔子所敬待。如老聃程本也。成人者。有一長。如
卞莊之勇。公綽之不欲。禮樂以潤色之。蘧伯玉孔文子。
大夫之賢者也。南宮适。宓子賤。士之仁者也。孔子才德。
殆駕乎堯舜。猶思得若人。有所資益。嗟大矣哉。後人竅
識襍材。恃以矜人。抑何心哉。

中行之德。難得其人。子思以顏子充之。狂者孟子以
琴張曾皙卜皮充之。狷者為又其次也。憲問有微生
畎衛荷蕢石門晨門微子。有接輿長沮桀溺荷篠丈
人。皆孔子同時。隱士逸民。有成見識度者。然果於棄
世。不免狂獫也。狂狷唯有進取退守之異。未必有優

劣等差也。

聖人君子之稱。孔子之言。判然有別。他則
君子聖人。稱謂正同。子貢以夫子為仁智

之聖。門人亦以君子稱孔子。君子不以紺緹飾。君子
之遠其子也。君子之尼于陳蔡是也。荀卿又以大君
子稱周公旦。是君子亦聖人之稱也。但君子之稱。諸
書頗汎然。詩中殊有豈弟君子。樂只君子。有斐君子。
或以民父母并稱。或以不可諼承之。皆才德優長之
事。非聖賢未足副之。稱謂亦正名一事。聊附記云。

忠焉能勿誨乎。愛而不教。獸畜之也。聖人莫不愛焉。而
仁民為急。愛物次之。故教亦多術。或曰。舉一隅不以三
隅反。則不復。或曰。君子似指孔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
立。能者從之。却又曰。有鄙夫問我。空二如也。我叩其兩
端而竭焉。互鄉之童。言語自專。猶曰。彼縈已以進。與其
縈也。唯何甚。自行束脩以上。未嘗無誨焉。夫子之設科
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此心至。斯受之而已。聖賢

不敢於絕物。非仁以爲己仕耶。

孔子之古人曰原壤。嘗夷而俟。孔子以杖叩其脛。誅曰。幼而不遜弟。長而無可述之德。以至老死。是爲賊也。其言甚厲。其喪母也。孔子往弔。爲之沐禭。原壤登木歌曰。狸首之斑然。操女手之卷然。莊周之書。有子桑扈死矣。其友子張弔之而歌。原壤之狂更甚焉。孔子尚且不絕曰。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孟子憎楊墨。不啻仇讐。避之甚於莖毒。而曰。逃楊墨。則歸儒。歸斯受之而已。即謂他儒與楊墨辯。猶追放豚。既入我欄。宜以恩養之。然束縛其足。反以困之。使彼不得遷善。無悔改之道。非也。故孟子之於墨。

者夷之。丁寧告諭。遂使彼知其非。解其教。聖賢氣象。天覆地載。非小人所測也。臨大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孔孟之量矣。

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非有恒者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比之以能問於不能。有若無。擇善固執者。縣絕甚矣。冉求非不說道。力不足。樊遲請學稼。子貢謝孔子曰。賜倦於學。請太息於耕。此諸子似信道不篤者。不識與夫子言之。乃其憤悱之處。孔子激勵以開之。若夫作輟無常。柔悞不奮。當在往者。不追之科。不絕以絕之也。

才難。不其然乎。故求於今人而不足。乃有尚友之道焉。

蓋欲得全人從之。亘古今有幾人。族之後來。亦河之清也。雖然。學者必期於無疵類。教者亦期於使人爲精金美玉焉。其無師友私淑父老。亦要輯諸家之長。以爲一身之美。彼粹白之裘。以聚衆狐之腋也。故取友不可不廣。亦不可不擇焉。直也。諒也。多聞也。節禮樂也。揚人善也。多賢友也。可以資益矣。曰驕樂。曰佚遊。曰宴樂。曰便嬖。曰善柔。曰便佞。足以損才耗德矣。友者。以文相會。輔仁責善。忠告而善導。不聽乃止。無數疏以自辱。且與其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不如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蓋天下無全人。亦莫不與一長者。董子所謂與之角者。太其上齒。亦此理也。故取友之道。隘與濫。君子不由

也。

有才者。固可親也。有疾者。不可遽絕。蓋便佞善柔。即虞書家恭孔壬之屬。雖堯舜之明。猶所畏避。比之三苗之桀。驚其難化。可知。直諒多聞之人。無便佞善柔者。冰炭相反也。親彼則疎此。勢使然。墨翟當染之言。可不以人廢疾者。櫟之猶存者。古者三疾。狂之肆也。矜之廉也。愚之直也。譬猶石之粗厲。在彼爲疾。我與之接。亦足以剗切磨礪。滑膚理。發光彩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義也。此意邵堯夫發之。可謂確言矣。孔子稱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諸子之櫟未剖者。得夫子薰炙。而後疾不復存。或爲諸侯師。或爲卿相。疾何可廢。肆之爲蕩。廉之爲忿。

戾直之爲詐則襟已剖而染乎不良。假古者三疾或以掩拙或以護短。聖賢其憎似而非者則後之三疾當在鄉愿之科。

矜之愈戾如申徒狄之投河水。泄柳段干木之踰垣杜門。狂之蕩如原壤之歌於母喪。愚之詐如公孫弘之與汲黯約却謬言於武帝之前是也。

聖賢語默皆教也。何也。動容周旋中禮。不怒而威。不言而信。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顓二邛二如朝霞之舉如入芝蘭之室與之親炙。適足以崇德長才矣。加之以言語文章誘掖輔導。其不至成材者。下愚之不可移者。乃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也。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

不笑則不足以爲道。聞道而笑亦下於下愚者。與禽獸何擇。凡非聖言。罔制法狎大人。侮尊長。皆下愚亂民。幸而免者也。

下愚之不辨菽麥。不別黑白。是天質也。而自暴自棄。自就下流。亦下愚之甚者也。雖聖人未如之何。困而不學。懲而不忿。民斯爲下。危哉。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苟不好善。其聲音顏色詭然。距人於千里。自安乎其陋。噫難矣哉。

百工欲善其事。必居其肆。以利其器。君子學欲以致其道。必居是邦。事大夫之仁者。友其士之賢者。故孔子欲

見復道。故之杞焉。不足徵矣。欲見殷道。宋纔存焉。不足徵矣。復殷世遠。澤斬。既無老成人。亦無典籍之遺型。於是曰。周監二代。郁二乎。文哉。我從周。與其貴耳賤目。不如就時世。擇其善從之。蓋大夫之賢者。士之仁者。家傳古籍。遺訓規誨。必有足淑艾者。故曰。里仁爲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擇不處仁里焉。得知乎。學者好稱道古昔。蔑視時世。是不善讀書之弊也。

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好古而敏求。傳說曰。事不師古。而以克永行。匪說攸聞。那頌云。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閔馬父曰。先聖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古道之可稱。

述循行。固亡論矣。唯拘泥執滯。甚至誅謫時王。其害甚矣。中庸孔子之言。所以警之也。溫公服深衣。明道不肯曰。我今人也。服今服。溫公蓋一時好尚。非泥古者。明道微寓規切。朋友之際不苟。可敬也。

學以造堯舜。此言從孟子發焉。古文尚書爲伊尹之言。後世假託。不可信矣。雖然。孔子教人。必進之仁智之域。夫仁而智。即聖也。人皆可以爲堯舜。是孔子之意也。夫堯舜之德。與天地爭大。而堯舜之名。與日月烜赫。有此實。則有此名。名不虛立。鶴質白矣。故以鶴假爲白。名曰白鳥鶴。鶯黃鳥也。故形狀黃者曰。有鶯其羽。它可類推。故好名。雖不類盛德。然憎名。亦隱僻怪謫。有實而名。

從之。何避之爲。故曰四五十無聞。是亦不足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者。令聞廣譽。施于身。不願人之文繡也。雖然。唯求聲價。忽於實行。學遂爲外馳。故屢爲之歎。曰。人不知而不愠。又曰。病無能。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夫聞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論篤是與。色莊者乎。今我聽其言。而觀其行。言語聲價。未足以信其人也。五穀種之美者。苟爲不熟。不如莢稗。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聲聞過情。君子耻焉。仁之不熟。德之不積。徒銜聲價。非矣。古人避名避世。別有志尚。後輩妄意倣之。更非也。唯行篤敬。言忠信。在家無怨。在邦必達。雖夷狄蠻貊。無人而不自得者。是教誨之法也。儆

學之實也。

勞謙君子。卑以自牧。遜讓之道爲然。雖然。人之立身。必期於最第一。是周公孔子之教也。思兼三王。施四事。周公也。文王既沒。文不在斯乎。孔子也。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孟子也。夫孔孟以道自任。不知老之將至。年數之不足。公山弗擾。佛肱。南子。皆欲藉有以爲齊梁之君。小國之滕。欲資以拯濟斯民。微生畝以棲。訾孔子。尹士以濡滯誚孟子。短絁之不可以汲深井之泉也。其然。故爲工者。必期乎僦。爲射者。必期乎羿。爲御者。必期乎王良造父。是古義也。故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學者亦必志於彀。學者之率。堯舜周孔

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不爲拙工。改廢繩墨。學者亦必以規矩。學者之則。詩書禮樂也。道則高矣。美矣。似不可及。雖然。得其門而入。宗廟之莊。百官之富。皆可得窺焉。豈可不悅懌也乎。後儒爲矮人觀場。其從之者。亦癡人說夢。聖賢意脉。遂爲隔壁之談。可嘆矣。

楊用修曰。孔穎達。漢儒之應聲蟲也。言其作註疏。窮聲追馬鄭之聲歟也。宋以後。性理學者。亦多程朱之應聲蟲也。昔有丐者。病異疾。傷人所言。腹中應之如響。環視者日衆。因投錢與之。有一人。教之藥方。丐者泣謝曰。小人所賴以不斃。唯此耳。今速痊。明日即溝中之胔也。鄉曲塾師。附和先儒。恃以爲生。有類彼丐者。可憫矣。

師弟朋友之際。最尚忠直。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而不信。後之愚詐。皆莫如之何。教化之所絕也。周公旦。召公奭。並聖人也。而不懌。姚崇。宋璟。並賢相也。議論儘不合。寇準。王旦。韓琦。范仲淹。在朝每爭。如孔子門人。亦互相爭。於孔子無不喜。唯顏子。其它靡不時爭。子夏門人。問交。子張。子張非子夏之言。堂二乎張。子夏責子張之色。莊矜持。子夏喪明。曾子撻之。有若似聖人。諸子欲師事。曾子辯斥之。所謂切二悞二。琢磨劘研。責善納約。朋友之道也。雖師弟亦然。故孔子以回也。爲非益我者。其望忠直。求彌縫。是所以至聖也。後世人情漓薄。佞諛爲風。

至師友必以無違忤爲蘊藉長厚。偶有直道古處者。盱眙以爲粗厲暴陵。教學之衰。不可振矣。

子見南子。在陳絕糧。子路不悅。公山不狃。佛肱。召子欲往。乃獻疑。使子羔爲費宰。爲衛君欲正名。皆不滿其說。子路之不悅孔子。是孔子之所以悅子路也。何也。貴其忠直不撓也。其言曰。我得仲由。惡言不入于耳。其欲泛海也。將以子路從。其死也。有祝我之嘆。其所以與之者。不淺鮮矣。在平素教誨。反謂野哉。由之瑟。何爲於丘之門。好勇過我。無所取裁。行不得其死。激厲者至。泮宮云。匪怒伊教。是也。孟子亦然。其教育英才。誘導後進。實爲當時泰山北斗。如淳于髡。亦

以博通雄視。猶嚴事如師。觀此可覩。其徒萬章公孫丑。傾寫心服。於其議論。猶反覆詰難。李翱張藉之於韓退之。誼師弟也。間以規切相鄉。聖賢交游之際。古道然也。黃幹見近思錄曰。此書初論大極。是非近思而遠思也。朱子序言。恐得此言而作。隱見回護。然勉齋此言。傳之不諱。猶存古風。可敬也。後之奉朱子者。譬之君臣。甚則諛臣也。不甚則具臣也。未曾見一忠臣也。是謂從朱子則可矣。曰信朱子則未矣。是謂信朱子猶可。曰信聖人之道。斷乎我不肯矣。孔子以四教。孟子亦稱。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焉。孔子之於顏淵。曾參是也。有成德者焉。如冉

有閔損是也。有違材者焉。如仲由端木賜是也。有答問者焉。孔子之於仲孫何忌父子。孟子之於曹交王子墊。是也。有私淑父者焉。如陳亢之聽於伯魚。夷之之聽於徐辟。孟子之於公明儀是也。亦有不屑之誨焉。宰我晝寢。以朽木糞壤比之。冉求爲季氏聚斂。使諸子鳴鼓攻之。孺悲欲見孔子。稱病鼓瑟。齊王欲屈孟子。稱病出吊。亦此道也。

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君子有三樂。得天下英才教育之。猶塲師之得梗楠豫章。樂其條達材成。以充棟梁柱楹也。閔子侍側。闇_二如也。冉有子貢侃_二

如也。孔子樂之。魯使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聖賢之意。地含天覆。成物之仁。可懷也。後世險頗媚嫉之情。熾師弟之際。不啻翦翮掣肘。馬融欲殺鄭玄。橋下水上。易不告其占而免矣。儒流盛於東京。而教學之實。亦壞於東京矣。

沈約聞人一善。如萬箭攢胸。衛夫人見逸少書。泣恨其名出己上。鍾繇見蔡伯喈筆法。拊心嘔血。柳信言聞蕭欽死。跳呼曰。獨步來。此褊心也。李白欲搥破黃鶴樓。彭仲舉談詩曰。少陵可殺。此戲謔也。

鄭人遊於鄉校。以議執政。然明將毀鄉學。子產不肯曰。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善否。其所善者。吾奉行。

之其所惡者則改廢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孔子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蓋鄉校本是授經施教之所。好議論政刑。法宜辟之。子產縱而不問。其言不過取舍。以爲師。其實欲育諸生才氣也。蓋繩墨檢束。欲不涉非議。則委靡頹墜。無長進之機矣。孔子使顏淵子路曾皙冉有。當其燕閒。必言其志。亦欲觀其施設。以識造詣之深淺也。顏子與夫子不違如愚。孔子於是必觀其退私。與諸子論辯難詰。知其才德之日長月進也。鉗諸生之口。使不論政法。不議得失。奉宋元箋註外。禁開一隻眼。生一見斷。他日緩急。何所使用。實有志之士。所長大息。約禮。非束縛之禮數。如獸之在欄也。博文而無歸宿。則

沉湎荒誕。無可把捉。故禮以節之也。今之教者。沉則林下爛醉。如東晉偏安之弊習。是無論也。其嚴者如鳥之在籠。豕之在圈。畏首畏尾。飲啄悒鬱。或爲疾夭死。幸而成立。斥鴳鷦鷯。安於櫟窾小材耳。故沉邪。是脩德而益賊德也。隘耶。是長材而却短材也。

蚯蚓螻蛄。無耳目口喙。而猶能鳴。鸚鵡猩。禽鳥而猶能言。人有七情。意發則言。喜生則笑。今不言不笑。寂然如生如死。以稱謹勅君子。果然則謹勑者。唯是蚩。無知。猩。螻蛄之不若。其爲君子。不亦易乎。公孫枝時然後言。樂而後笑。孔子莞爾而笑。亦曾稱前言戲之。戲笑之事。非聖賢所禁。詩人美衛武公。有

淇澳之詩。卒章云。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可見成德君子。如圭璋金錫者。自有綽然餘裕。而善戲謔言笑。有使人樂就之者。非如木偶泥塑也。明堂先生危坐人望之。如泥塑。是從游之士。讚其凝重不動心者。遂墜於莊周槁木死灰之誚。不善名狀之失也。不善名狀。教者仁也。學者智也。學既成矣。將復及人。自智而仁也。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庶乎屢空。是言間思雜慮一空。人欲益寡。天理常存也。智之精。而仁之造也。堯舜之仁。或亦稱智。仁智之稱。由知之謂智。由行之謂仁。蓋知者非博聞不得。非多通不達。故芻蕘狂夫。皆吾師也。滄浪之歌。楚童之謳。亦我資也。儒者之道。博而寡要。教者

遽欲說約。學者早望上堂。短氣淺促。果何可成。唯其優游涵泳。浸潤薰染。可以得焉。學者載藉極博。就正有道之餘。讀書之業。是學者之專務也。人情事變。古今治亂。黃卷備存。舍此何求。

唐虞之世。皋夔稷契。無書可讀。是趙閱道一時折王荊公之言也。其實當時未曾匱於典籍。左丘明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國曰。伏羲始畫八卦。造書契。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八索。八卦之說也。九丘。九州之志也。孔子觀火籍煩文。懼覽者不一。乃定禮樂。明舊章。黜八索。除九丘。司馬遷曰。古者詩三千餘篇。

孔子太其重。取可施於禮義。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丘明子遷相繼而起。世稱良史。其言可以誓據。且列子引黃帝之書。呂客所錄。又有后稷之籍。所謂有書契。而文籍生焉。信哉。

大小之學。天子元子。諸侯太子。凡民俊秀者。皆入焉。能屈其尊貴。與爲臣僕者混。其旨微矣。蓋生於深宮。長於婦人之手。設使無義方教之。肆情縱欲。將無所不至。且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小民之依。上下隔蔽。大亂萌蘖。故先王就學之制。爲上下交孚而設也。周易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是明名分之不可踰。以戒僭越之竊器也。然分隔過嚴。至否塞不通。有衆叛親離之

畏。故直承之。以天地交泰。上下洽驩之義。嗟備矣哉。教學櫛門戶相爭軋。是蓋道之所以益污下。而世運隆替之所係。不可不察也。夫樹門戶。聚徒弟。是謂私羣也。非同文之態矣。周易渙六四云。渙其群。元吉。夫群者。聖人之所樂。今曰渙散而吉者。何也。蓋散其朋黨之義也。渙其群。何以吉也。以能散其私黨之小群。以成天下公共之大群也。豈不吉乎。孔子沒。而諸子爭矣。七十子死。而大義乖矣。大道既廢。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非天下之私群乎。荀卿稱。我冠詭辭。禹貌而舜度。子張氏之賤儒也。色莊而言寡。嗛然持重。子夏氏之賤儒也。委靡剝廉。標德擯力。子游氏之賤儒也。可見孔子沒後。

諸子所教。既有偏重單枯。其徒又有甚焉者。遂爲門戶相軋之勢也。蓋周室衰。而諸侯力爭。由無大一統也。大道晦而教誘收矣。由無一大聖之揭日月也。

荀卿所非。并子思孟子。其言肆安。雖然子張子夏云。云者。斥言其徒弟。非言其當身也。氏字可味。子夏子張之日。互相規切。固相資益。非各於攷過者也。觀論語篇末可見矣。莊周之書云。道爲天下裂。是當時見實之言。非彼家言。其篇末天下篇。鑿乎具論儒墨之分。派破碎。亦實事也。可以知當時形勢矣。不以入廢言。

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爲萬世立教法者也。故其遺言可

奉以循行焉。獨奈虞夏之書。既有後人攙入附託。至以道家之言爲授受之聖言。故奉遺典者。不可不擇。孟子早已發此意。謂盡信書。不如無書。且七篇中萬章篇有辨析古賢行事傳聞之異者。蓋由尚論古人。不可誤會事實也。戴記及家語所載孔子之言。亦多嫁託。是漢儒所哀。務事宏博。玉石混糅。具眼者自不爲珉夫惑。初學乃易迷謬。原其所由。呂賈之客。劉安之賓。學槩猥雜無識。如漆身爲箕子。太婦爲呂尚。其類弗一。後世事論。數者。謂併孟子九男二女。百官倉廩。事舜眈眈之說。不近人情。出戰國術士餘嗜。是不察其立言所在。更謬矣。論駁如此。爲黎丘之鬼。將戕真子也。可不慎諸。

世疑舜完廩捐階云

云。孟子說古頗荒謬。不識是萬章之言。以此累孟子。亦冤矣。

司馬遷曰。齊自騶衍之徒。而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予。或作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于世主。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騶衍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劉子政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按國策。亦有顏觸王斗諸人。宣王亦禮待之。是史記別錄之所不載。乃知七十六人者。亦稷下諸生之傑出者。姓名偶逸。此輩以膚淺之學。倡無稽之說。使古昔聖賢。橫被污蔑也。孟子所謂齊東野人者。似亦此稷下生。

世有朋黨。政令之不振也。學有門戶。教法之不舉也。肉食之家。不可不察。後漢桓帝之時。甘陵南北部。桴黨相軋。桴皆巨儒有道。正人君子。一旦下獄。二百餘人。後又禁錮之。靈帝建寧二年。殺名士李膺等。三君八俊者。百餘人。火德竟灰。唐世有牛李之黨。有黃河之慘。則李氏不祀。至宋名賢大儒。桴黨殊熾。有洛黨焉。程伊川。朱光庭。賈易也。有蜀黨。或川黨。蓋四川。焉。蘓東坡。呂陶諸人也。有朔黨焉。劉摯。孔文仲。梁燾輩也。互相劇切攻擊。終為章惇一網所打。延至南狩之禍矣。朱明此習絕甚。神宗萬曆二十二年。顧憲成忤政府所擯。退居講書東林書院。楊龜山所創。高攀龍。錢一本從之。議人物。論時政。一時慕名高。

者附和吠聲。黨議大起。後三十九年。有宣崑黨。及齊楚浙三黨。而與東林相共。詰難排擠。至熹宗天啟五年。崔呈秀。魏忠賢。併東林名士。楊漣。顧大章等數十人。下獄死亡。幾闔獻二賊。橫行跳梁。天下歸清矣。朋黨門戶之禍。係于宗社安危。而諸名賢。諸大儒。不察可怪也。蓋恩讐分明。最非君子所為。慕名高。喜甄別。庸流之所不免。儒士不慎。妄叩齒牙。縱議放論。亂非從天降。生自口舌。昔汝南許劭。有月旦評。臧否人物。郭林宗。李元禮。好揚清波。激昂士流。黨議始起。後之爭軋。是其嚆矢也。嗟讀書明理之人。而無卷舒之識。不通聰明守愚。以晦而明之理。至亡身率亂。何居。教者學者。宜三致思焉。

周易同人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無偏私。同趣向。為無咎。明矣。同人于宗。吝何也。宗者。宗族所同者。隘必見異於己者。聲氣相厭。如將浼焉。非教學資益之道也。教學有于宗之意。門戶爭軋之所由生。許魯齋曰。同人于宗。孤立無援。人要與天下人同。如伯牙子期。豈于宗者邪。如夫子。溫良恭讓。與聞國政。天下翕然相從。桓魋武叔。不害大同也。伊洛諸先生。有同人于宗之弊。聖人不如此。又曰。臨之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君子之於小人。當知所以教導容保。如父兄於子。雖不善。必反覆挽回。可以使遷善也。只為君子不能容小人。却為所陷害。教思無窮之義。

大矣。

聖人之學。與老莊浮圖之教殊矣。老莊之道。即山林獨善之道。不過屏欲絕物。不為勢利牽制。則能修之者。所謂槁木死灰。空諸所有。而後已。夫仁義禮智諸德。蘊于我性中。猶府庫收藏珠玉錦綺寶帑。聖人之教。使善用之也。非秘之不出。唯忌早用之已。非復標榜銜鬻也。唯待其人已。故曰。有美至于斯。韜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孔子稱沽之沽之。善賈者。賈人之良者也。子路使子羔為費宰。機杼未及成幅。將用之。故孔子抑之。使漆雕開仕。辭不能自信。是期乎大器晚成也。故孔子揚之。教學之道。欲多少有所施用也。必如老佛。以一念不動為

至。使珠玉錦綺腐敗朽爛。而後為得。非可惜之甚哉。蓋人性有剛柔厚薄。不可強之。必就其所長培養之。亦不使容其弛慢。為棄材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長是也。揠苗非也。不耨亦固非矣。

補徧救枯之說。古有之。如臯陶九德是也。氣質變化。古未有此教。何也。勇敢強力之士。惟可責之。非庸輩所能。強力之士。或為之。亦矯揉而已。馬不生物。魚不上木。氣質豈可變乎。且念孔子大聖。其教有倖化工者。而不以變化氣質。望於賢哲游夏之輩。是由其實無此理也。子夏性啻。孔子不借其益。子路行二。知不得死所。氣質果可變邪。孔子盍使子夏祛其鄙貪之

心。子路從遜抑柔婉乎。蓋聖人固不欲變其質。率性以爲教育。如草木剛柔。期于使條達而濟用也。後世攝心攻意之說熾。而達材之道餒矣。漢武之詔曰。馬或奔蹄。而致千里。士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汎駕之馬。跣跣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大哉王言。是真待人教人之法也。雖然。學者期乎金甌無傷缺。驥不稱其力。而稱其德。可以爲標準矣。

學古入官。學而爲政。成王孔子之言。萬世之法程也。治國者。或譬之工匠攻木。造屋爲器。或譬之女紅之裁繒帛。製衣服。工匠攻木。婦女製衣。不學而能乎。周公告康叔。謂爲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爲器。勞力櫟斲。又如作室

家。垣墉之塗茨之。必施丹漆文彩。而後功完矣。丹漆文彩。即教化之須。禮義脩飾也。假使曰。不須禮義脩飾。邪。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是以爲政乎。故入官爲政。非學問修熟。是謂賊夫人之子。鄭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以其少止之。子皮曰。使彼往而學焉。亦子路有民人。有社稷之說也。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之。附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愛人傷之。誰求愛之。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固爲美錦。而使學者製焉。不危乎。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產之言。曰學曰貫。入官

從政之不得不由教學。彼此較視如重規疊矩。

延師問道讀書明理。人君之學如此而已矣。故明君賢主未嘗有不讀書者。亦不敢不延師親友。周公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墨翟言之。齊桓公讀書堂上。輪扁斲輪堂下。莊周言之。晉文公學讀書於臼季。左丘明言之。楚威王學書學猶讀。沈尹筮昭釐惡之。見於呂覽。桓公師管仲濕朋。文公師舅犯隨會。魯穆公師子思。友泄柳申詳。晉平公師亥唐。友師曠。費惠公師顏般。友王順長息。魏文公師段干木。友吳起田子方。齊宣王師孟子。友顏觸王斗。或曰。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申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勾踐師范

蠡大夫種。

周威公師齊越。

學而後知不足。知不足。故不耻下問。思有所資益書。

曰。能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魏武侯謀事而當。

群臣莫能逮。退朝有矜色。李悝或云吳起進曰。昔楚莊王

如此。而有憂色。左右或云申公巫臣曰。王謀事而當。退有憂

色。何也。王曰。仲虺有言曰。其所擇而莫如已者。亡。今

不穀之不肖。群臣亦莫及我其亡乎。今君喜莊王之

所憂。武侯拜曰。天使夫子振吾過也。楚王則學而知

不足者。魏侯則能容諫知過者。其後世之所罕有。可

敬稱焉。左史倚相曰。衛武公行年九十五。而猶儆於

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

恭恪交以戒我。必誦志。古以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寧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誓御之箴。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抑戒以自警。故沒謂之獻聖武公。又晉平公年七十而欲學。恐已暮。師曠曰。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入君席祿位。踞衆庶之上。滿假驕逸。不憲規誨。不容諫譴。其不亡者幸矣。衛公九十五而猶募訓戒。晉公七十而欲學。可謂知爲君之難矣。賢哉。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伯夷伊尹柳下惠。三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一者何也。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易云。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

百慮。孔子以四教。又絕四。三愆。三戒。三畏。三變。三疾。九思。三友。三樂。六言。六蔽。子思君子之道四。達道五。達德三。九經。三重。孟子所以教五。三樂。三達尊。五不孝。舜典五教。三禮。禹謨六府三事。皋陶九德五典。五禮。益稷五言。四隣。伊訓三風十愆。箕子九疇。周官六典。九兩。十有二教。三物。六德。六藝。六藝。六儀。石碯六順。六逆。富辰四德。四教。王制六禮。七教。八政。禮運七情。十義。凡此數目。粲然著明者。所謂殊塗百慮也。及其成功也。一致同歸。論語仁也。中庸誠也。

四教。見已○絕四。意必固我○三愆。未及而言。躁。及而

不言隱未見顏色而言。瞽○三戒少戒在色壯戒在
鬪老戒在貧○三畏天命大人聖人之言○三變望
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三疾見○九思視
明聽聰色溫貌恭言忠事敬疑問念難得義○三益
友直諒多聞○三損友便僻善柔便佞○益者三樂
節禮樂道人善多賢友意初向之○損者三樂驕樂逸游
宴樂○六言六蔽好仁不好學其蔽愚好智其蔽蕩
好信其蔽賊好直其蔽絞好勇其蔽亂好剛其蔽狂
陽貨○泰伯亦云恭而無禮則勞慎則蕙勇則亂直則絞又可謂四言四蔽而已○所以教
者五見已○三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仰不忤天俯不
愧人得英才教育之○三達尊爵齒德○五不孝惰

四支不養父母博奕飲酒好貨財私妻子從耳目辱
父母好勇鬪狠危父母○君子道四孝求子以事父
忠求臣以事君悌求弟以事兄信求朋友先施之與
學不出家而成教於國章可併攷○達道五親義別序信與舜典孟
○三達德知學困利行仁安行利行勉行勇知行好學力
勉困知九經三重姑畧○契敷五教親義別序信孟
滕文公○大史克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悌子孝見文
公十八年左傳是亦一說也然五品不容無夫婦朋
友當以孟○伯夷典三禮天地人孔安國朱熹蔡沈○禹謨
三事正德利用厚生○皋陶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
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
與舜典夔命典樂教○五典五惇孔安國五常蔡沈
曹子云云可併攷

五禮有庸。

安國公侯伯子男仲默吉凶軍賓嘉近是。孔氏於舜典五禮五玉為吉凶云云。

此為五等諸侯何見解。

○益稷出納五言。安國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林少穎蔡仲

默五聲之言。詩類朱子闕疑不論。

欽四隣。左右輔弼。○文王

十愆恒舞。

一愆。歌。二愆。巫風。○殉貨。三愆。色。四愆。恒遊。五愆。敗。六愆。侮聖言。七愆。逆忠直。八愆。遠耆德。九愆。比頑童。十愆。風。

○淫。

○洪範九疇五行。第一疇。○水。五事。言視聽思八政。

○三疇。

○食貨祀司。五紀。四疇。○歲月皇建其有極。五

○空。

○天子以德率物。為八疇。標象。猶象星有北。三德。疇

○良。

○又如井田之有公田。上下左右。圍繞拱之。○正直。剛。誓疑。七疇。○擇建。庶徵。八疇。○兩陽。五福

○克。

○壽富康寧。攸六極。凶。短折。疾。憂。貧。醜。○六典。一治典。

○好。

○經邦國。二教典。安邦國。三禮典。和邦國。四政典。平邦

○治。

○官府。二教典。教官府。三禮典。統官府。四政典。國。正

百官。五刑典。

詰邦國。六事典。富邦國。○九兩繫民。一牧

○以。

○地。二長。以貴。三師。以賢。四儒。以道。五宗。以族。六主。

○得。

○利。七吏。以治。八友。以任。九數。以富。○土會。五物。施

○十。

○有二教。一祀禮。教民。二陽禮。教民。三陰禮。教民。四樂禮。教民。

○五。

○以儀辨等。六以俗教安。七以刑教中。八以誓教恤。

○九。

○以度教節。十以世事教能。十一以賢制爵。十二以

○庸。

○制祿。○教三物。賓興萬民。一六德。義。知。仁。聖。二六行。

○孝。

○友。睦。三六藝。禮。樂。射。○三德。教國子。一至德。以為

○二。

○敏德。行為。三孝德。逆。惡。教三行。一孝行。以親。二友

○行。

○以尊。三順行。師。長。○養國子。教六藝。一五禮。吉。凶。

○嘉。

○二六樂。雲。門。咸。池。大。武。三。五射。注。襄。尺。井。儀。四。五御

鳴和爲逐水曲舞交五六書象形會意轉注六九數處事假借諧聲

方田粟布衰分少廣商功六儀姑畧司徒修六禮

均輸盈朒方程句腔或旁六儀姑畧司徒修六禮

冠昏喪祭明七教臣父子兄弟夫婦賓客齊八政飲食衣

鄉相見異別度知七情喜怒哀懼辟十義悌父慈子孝兄良弟

量數制知七情愛惡欲辟十義悌父慈子孝兄良弟

幼順君仁臣忠是則昭公六順君義臣行父慈

二十六年左氏傳晏嬰之言○六順子孝兄愛弟敬

六逆賤妨貴少陵長遠離親○四德庸勲親親四姦

即聾從昧與頑用器以上古人以數目措言者皆取易省記也

周官一書多以數目表著蓋疏淪煩數之法然也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

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

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詩之失愚書

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溫

柔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

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不

煩則深於禮者也屬比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戴記假

托孔子曾子爲言者間有不相類要之比於王肅偽造

家語較爲可采矣

虞夏之時詩書未具易有畫而無文禮初興而未備

故樂專爲教至周詩書禮備矣易雖有文未以爲教

夫子作十翼而後易始與詩書相媿爲義府德則矣

按左傳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告

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三歲矣在宣

七年。又子大叔如楚。歸告子展曰。楚子將死。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襄二十八年錄之。並是引易判義理。與詩書同。乃非卜筮之用。以此爲規切。斷案。既在十翼未作之前矣。孔孟之書。不以引易者。與詩書相半。○表記。引易與詩相婉。是全爲義府。

荀況曰。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群類之綱紀也。故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學莫便乎近其人。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又曰。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

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楊雄曰。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體者莫辨乎禮。說志者莫辨乎詩。說理者莫辨乎春秋。司馬遷曰。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虞夏之文可知也。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此務爲治者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足以其事難盡從。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窮其說。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言著述垂後

又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禽獸草木。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莊周之書云。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小大精粗。其明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莊周本儒者。其說見于下。

孟子曰。一鄉一國之善士。斯友一鄉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聖人百世之師也。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興起也。而況於親近而薰炙之者乎。徐無鬼假相狗之法。說魏武侯。武侯大喜。女商怪之。無鬼曰。譬猶越之流人。本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期年。見似國人者。而喜矣。本人滋久。思入滋深。夫逃虛空者。藜藿桂乎。鼪鼯之逕。聞人足音。蹊然。而喜。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聲。歟。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歔。吾君之側。乎。真人謦歔。猶孟子親近薰炙也。藜藿鼪鼯。描寫寂寞無聊之態。宛然在眼。蓋胚胎于東山之詩。

尸子云。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蕭繹曰。曾子云。讀書誦詩。與古人期。狄梁公曰。黃卷之中。聖賢備在。舍此何求。

荀況曰。學莫便乎近其人。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偏矣。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彼固天下之大慮也。將爲天下生民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非親修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故曰。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

韓愈曰。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

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爲。道易明。其爲。教易行也。堯以是傳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以相傳矣。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

陸九淵有言。東海不出聖人。西海不出聖人。雖然。世豈無一二豪傑之士乎。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未可斷定其必無之。後生可畏。聖言豈吾欺哉。文武之道。未墜地。而在人。亦有典籍存焉。然則六經之文。雖缺。猶可觀玩。而攷索矣。朋友講習。以文輔仁。就有道而正。學成而及人。著書立言。以俟後之君子。教學之道。如此而已矣。

